

BEIFANG · LIEREN BULUO

北方 猎人部落

张永军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北方·猎人部落

张永军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猎人部落/张永军 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80647-565-6

I. 北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9542 号

北方·猎人部落
张永军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33000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80647-565-6/I·367

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30 万字 印张:12.7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3.80 元

内容简介

(1)这是一部描写长白山猎人家族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长白山开禁之后。

猎人牛河创建铁马滩和匪帮发生了冲突,牛河的女儿牛草儿降服匪帮并纳悍匪黄豹为夫,使铁马滩沦为真正的匪窝。牛河为保住牛家基业暗算黄豹,迫使黄豹叛乱残杀牛河后被牛草儿所杀。

(2)鲁石嫁给了牛草儿,开始了征服长白山的壮举。为了成为众匪中的强人,鲁石熬败巨鹰,进山狩猎时猎犬钢牙为救遭狼围攻的主人与狼搏斗成为狼王,进而拉开了人狼之战的序幕。

由于儿子鲁牛的降生,牛草儿与鲁石的矛盾终于爆发,鲁石离开铁马滩。随着鲁石的离开,铁马滩再次败落。在鲁石离开的六年间牛草儿又有了第三个男人。

(3)牛草儿为重振铁马滩,用十年时间将儿子鲁牛驯成真正的猎人,然而牛家最强悍的男人、牛草儿失踪多年的弟弟牛壮突然回到了铁马滩,为夺取铁马滩当家人的位置,牛壮猎杀牛草儿并占有鲁牛的女人。牛家真正的猎人和牛家最驽悍的匪首开始了较量……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0)
第三章	(57)
第四章	(83)
第五章	(108)
第六章	(138)
第七章	(164)
第八章	(206)
第九章	(245)
第十章	(279)
第十一章	(311)
第十二章	(332)

第一章

北方很大，北方的村屯很小，铁马滩是一个很小的部落。

铁马滩地处长白山北娘娘库的西南，红旗河河道之中，离朝鲜边境很近，山川丛林一衣带水相连在一起，归临江县管辖。

铁马滩并非古老的地名，起初叫环水滩，临江建县后猎人牛河在此立杆子才叫铁马滩。

当时的临江区域在战国时期是肃慎族的居地，到了明代归历来以渔猎为生的女真人及其后裔的满族人居住。

几千年来这里是森林密布，沼泽相连的蛮荒之野，直到1878年长白山开禁临江建县后才逐渐改变面貌。

在当地人眼里，铁马滩是使临江区域平静或混乱的根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演绎了牛家三代人的故事，当然铁马滩牛家的故事要从牛河说起……

牛河的母亲是满族猎人的女儿，父亲是哪里人母亲也不清楚，有人说是满族人，有人说是高丽人，更多的人说是汉族人。牛河很干脆，连母亲的姓也不用了，指着一头公壮的黑牛说你是咱爹咱跟你姓咱就姓牛。抬头用眼珠瞪着母亲说叫河，从今后咱叫牛河，哪个不叫咱牛河咱这弓箭不饶人。过了不久牛河就以凶悍扬名了。

有一次牛河狩猎回来撞上满眼春光，母亲光着两条大腿仰躺着让一个裸身男人骑着，男人的鼻子嘴巴抽着风箱……

牛河歪着头悄悄在一旁看，母亲闭着眼睛哼哼，等男人身上

的汗淌成条条弯曲的小河了牛河就说秃李叔你快下来，咱找咱妈咱饿了。

叫秃李的汉子吓了一跳停止动作，扭头看是牛河，向后一划拉就摔了牛河一个跟头。牛河的头顶在墙角上，秃李说操！咱操你的妈呢！

牛河恼了，慢慢爬起来，照着秃李的屁股踢了一脚，脚印印在黑乎乎的半片屁股上。秃李挨了一脚像猪那样哼一声，牛河母亲脖子使劲向后挺就笑了。

秃李说妈的，真舒坦！秃李的屁股又被踢了一脚，秃李冒火了，他喊兔崽子老子宰了你！

秃李转过身就呆了……

牛河说咱这会儿宰了你就不是汉子，你穿上你的皮拿上你的弓箭出来，你宰了咱咱的妈就归你，咱宰了你你婆娘你闺女就归咱，咱在院子里等你。

牛河收了对准秃李的弓箭出去，站在树干前背对着刺眼的阳光选好了位置。

牛河的母亲却笑了说这孩子闹着玩你别当真，他是饿急眼了，我赶紧做些腊肉给他吃你也留下来吃饭吧，你打他两下屁股就得了，可别打重了他脾气倔。

秃李摇摇光秃秃的头，抬手拍一下自家的脑门，穿好衣褂伸手抓起硬弓却又坐下来发傻。秃李是李家趟子屯有名的猎人，一手好弓法自然不用细说，玩过的女人同男人斗过多少次架他都记不清楚。秃李也不明白为什么同牛河的母亲一干上那事就持久，像吸大烟对上嘴就不想挪开，这女人同其他女人不一样能吸住汉子的家伙。秃李就想妈的，宰了这个杂种省得日后麻烦。

秃李挥手拍了女人屁股一掌说多做些腊肉，那玩艺壮阳，咱会给你个儿子的。秃李就出去了。

牛河的母亲没有理解秃李最后那句话，以为一会儿爷俩就能

一同进屋吃肉，没想到秃李已含了杀心，秃李说会给她一个儿子是指杀了她的儿子再给她种上一个儿子。牛河的母亲喜滋滋地去整制腊肉。

腊肉端上了炕桌，香味飘起来了，秃李和牛河还没进屋，牛河的母亲擦了擦手又热上烧酒，就出去叫。牛河母亲的脸就青了，坐倒了再爬起来扑过去，看到牛河正用牛耳尖刀割下秃李裆里的家伙，顺手丢给了猎犬，猎犬嘴巴嘴巴就吞吃了。秃李站在那里，弓箭掉在地上，头向下垂着，一双眼珠直愣愣盯着脚背，左手还抓着院子里山梨树的树枝，咽喉上插着一支箭。

牛河说秃李还真行死了也不摔倒，好香的腊肉味。

牛河褪下裤子瞅着自己的家伙，用力挺挺腰家伙活了。牛河抬头看着母亲说这样够用吗？

牛河的母亲脸色惨白得像白布，嘴角的皮肉在跳舞。

牛河又问够用吗？

牛河的母亲回答够用。

牛河笑了说秃李的比咱的壮。

母亲说你还小长大就壮了就让女人靠你了。

牛河叹气，咱有了一个像你一样大的大婆娘和像咱一般大的小婆娘，咱先干哪一个？牛河抬起头望着天空中晃悠着的白云又说妈你别急，咱给你找个更壮的来，他叫陈五，陈五能干活对咱好还听咱的话。

牛河的母亲咽喉中滚动着一句话，想问你是怎么射死的秃李？秃李射没射你？但她没敢问出口，她也看到朝着阳光的那棵树干上，同牛河前心咽喉一般高的地方深深地插着三支粗大的箭，那是秃李的箭，至少是秃李射出了三支箭。牛河一箭就赢了大小两个婆娘，这一年牛河十五岁。

陈五排行第五，陈五的母亲翠花嫁给陈五的爹六年生了五个孩子，头一个是个女孩，长到四岁被陈五的爹抱走换了大烟。第

二个也是个女孩，长到两岁被狼叼进了老林子。第三个是个男孩生下来就死了。第四个也是个男孩，长到周岁时陈五的爹喝醉了，用拳脚亲胖了陈五妈的脸，翠花一气之下丢下孩子回了娘家。只过了半天再转回来给孩子喂奶，孩子却死了，是被喝醉酒的陈五的爹不小心翻身给压死了。翠花又回了娘家，伤心过后被他男人接回来就怀上了陈五。

陈五的爹心里透着明白，婆娘肚子里的崽子不是他的。悄悄一打听，原来他的婆娘回娘家时和她表兄遭遇了有了一小腿，她婆娘的表兄挺有势力，是夹皮沟韩边外手下的一个炮头。韩边外的势力很大，号称威震江东，控制了桦甸、磐石、濛江、抚松、临江、和龙六县广大地面。

翠花的表兄是韩边外设在和龙“大房子”的帮当家，陈五的爹当然不敢招惹还得好生侍候着。陈五长到四岁只是光叫不说话，被断定是个傻子。不久陈五的爹吸大烟过量而死，翠花对陈五断了指望，干脆把陈五一把丢到明月镇上就去和龙同表兄姘了居，她表兄更绝，根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子。

明月镇上一位善心的老妇人收养了陈五，等陈五长到二十岁，老妇人也死了，陈五就到处流浪。陈五有两大长处：力大无穷、奔跑如飞。

有一件趣事，那时领养陈五的老妇人还没死正病着，行脚的郎中需要鹿茸入药。

陈五说咱没那茸。有人出主意要陈五进老林子去捉鹿。陈五空着手就去了，不到半个时辰又折回来要一根绳子，老妇人给了他一根绑腿布。原来陈五出了镇子走入山林中的一个小部落碰上了牛河。

牛河说捉活鹿没绳子咋行。

陈五折回去拿来了老妇人的绑腿布，两人一起进山了，这一进山陈五的本事突然就显出来了。

牛河说那只是傻狍子没有茸没用，那只身上长花的有角的才是鹿，你咋捉咱借你弓箭。

陈五抬腿冲了上去，陈五跑得居然比鹿还快，但他太笨捉不到鹿，最后牛河一箭射伤了梅花鹿，陈五才一扑按住，鹿拼命挣扎，陈五说别怕就要你的茸。手一搭梅花鹿的脖子还没用力，梅花鹿的脖子就断了，鹿蹬了几下腿，死了。陈五说这才乖，睡了。

陈五抱起鹿要走，牛河说再捉一只狍子吧，咱家没腊肉了。

陈五说行，咱再捉没角的。

牛河让陈五把梅花鹿放在树枝上挂好。捉狍子比捉鹿容易，陈五发狠地追赶，狍子发疯地逃跑，跑着跑着狍子眼花了，一头撞到树上撞死了。陈五提着狍子同牛河回来取鹿，远远地看到一个黑家伙把鹿从树上扯下来一下一下地翻动，还用鼻子嗅。陈五就急了，丢下狍子扑上去踹了黑家伙一脚，两手抓住黑家伙的肩头毛皮猛一发力，就把黑家伙摔出四米多远，黑家伙哼一声爬起来望着陈五发呆。

牛河吃惊地大喊是熊，你腿快你快跑……

躲在巨石后面的牛河听听没有动静探出头来，看见黑瞎子晃悠着肥大的屁股向老林子里爬去了，再找陈五，陈五着梅花鹿早跑远了……

陈五来了，是被牛河硬捉来的，陈五天生就惧怕牛河。从老妇人死后，牛河带着陈五狩猎、打鱼，两个人十分亲近。陈五也让牛河给磨练成了半个猎人，大脑一点点地开了窍。

牛河说妈，陈五来了，来和你搭帮过日子。

陈五歪着头嘿嘿笑，双手直搓手心。

牛河又说妈，从今往后别的男人不能到咱家来了，你不爱自己脱裤子陈五会帮你往下扯。

牛河的母亲脸色惨白着又紫青，最后红彤彤的了，她拿眼角

瞅了一眼像只大熊一样的陈五嗤就笑了。

牛河说行了陈五你有婆娘了，你的家伙有地方睡觉再不用自己摆弄了，记得每天打水、狩猎、捕鱼，把日子过得滋润一点，她再跑再骚你就往死里揍，婆娘不揍不行。

陈五拍着手说咱揍别人使劲揍，揍婆娘轻轻拍。

牛河也笑了，眼泪却在眼眶里冲锋了，牛河喊妈，咱走了，咱过日子去了，咱有一大一小两个婆娘，咱拿不定主意先犁哪一个。牛河从板柜里拿出十两银子，低着头想了一会儿又放回去七两，把另外三两揣在怀里吸了一下鼻子就走了。

牛河坐在山顶大青石上，这里离家已经几十里了，是牛河平时狩猎的地方。前方四面环水中有十几顷的丛林地段，那里地名叫环水滩，牛河曾去过那里，今天牛河动了住到环水滩里的念头。牛河遐想着，身子向后躺倒，柔柔的草在身下发出受辱的呻吟。

当顶的阳光往下洒着，弄得牛河浑身都痒痒。身边的蒿草散发出的气味使牛河想到母亲身上的骚味。唉！牛河叹口气想等在这里安了家咋的也得把妈接来，妈虽是个骚婆娘但是没有妈就没有他。

牛河由母亲又想到了陈五，牛河嘿嘿笑了，又想到了那碗酒，牛河用十三付鹿茸、十三条鹿鞭从镇上中医白甲那里换来的一副药方，配上药冲酒给男人喝，男人就变成只能干那事不能生养的骡子。牛河头一副药开给了陈五，牛河不想让他妈再生出崽子来。

牛河感觉到痒痒就脱了裤子捉虱子，接着停下了，牛河的脑海里闪现出他妈同陈五的那一番哼哈搏斗。

母亲说陈五不会。还说离了汉子睡不安稳。就引着给陈五犁，陈五就犁，边笑边收了家伙逃开。陈五说痒，骨头都痒。母亲就哄，像哄一条狗一样。最后陈五尝到了甜头，声音扬起来震

得房上的茅草都往下跑……

牛河想咱打定主意了，先干大婆娘，她像妈会干那事儿，咱得先学，咱告诉过那一大一小两个婆娘，等秃李过了百日就去，算算已经一百多天了，秃李的坟头也快晒干了，咱也该去了。

秃李的婆娘把秃李埋了就带着女儿栗子回了娘家，没等过百日她就嫁了，嫁给了王家屯的光棍教书匠朱夫子，现下正张罗着要把十五岁的女儿栗子嫁出去，或能换些彩礼，朱夫子是一个穷教书匠，一年到头只有三两个学生肯学之乎者也。

朱夫子对秃李的婆娘很好，首先把她洗干净了，用舌头把她浑身上下涂了一层唾液。朱夫子哑着嗓子痛哭时说祖宗有灵让朱夫子没花一丁点的银子就娶了一个能生养且生养过的好婆娘。然后拜过了祖宗才用家伙犁。

秃李的女人虽有丈夫，秃李常在外面打食，不知道窝里的母鸡旱干渴得难以自慰，如今被朱夫子这么一犁像久旱的田得到雨露，满足的时候就忘记了牛河这个小人，也忘记了牛河的话。

牛河来了，是披着星星挂着一层露水来的。

这一天朱夫子的婆娘缠着朱夫子在鸡叫的时候又做了回犁的事，婆娘犯懒了趴在被窝里不起来，也不让朱夫子起来，隔着里屋就喊你要睡死呀栗子，还不起来烧饭白养你个吃白食的死丫头。

外屋小坑上的栗子赶紧应了一声，揉着惺松的眼睛爬起来出门抱柴烧锅底。刚推开门，栗子的眼睛飘出去就愣了，脸色惨白了，忽灵的眼珠撞了车，矮墩墩像条牛犊子般的牛河正歪着头冲着她笑，张得很开阔的嘴巴里一对虎牙格外醒目。

牛河说你才起小婆娘咱也刚来。牛河大步进了门，先向外间栗子睡的小屋膘了一眼小土坑，吸了吸鼻子说被子太破该换啦。又一转身推开里间房门进了朱夫子夫妻的洞房。

一进门，牛河吸着鼻子说打开窗子透透气，这他妈的是啥

味？朱夫子夫妻都惊得冲向了炕角。

牛河却端正地坐在教书匠惟一值得夸口的东西——那把太师椅子上。

朱夫子哑着嗓子问小兄弟你有何事？这么一大早私闯民宅非奸即盗。顿一顿，又说你这小家伙不怕咱大耳刮子侍候你！

牛河呸地往地上吐了口浓痰说咱的两个婆娘都住到你屋了，咱也住到你屋里，咱四个就拉帮着过日子吧。

唉！呀呀！朱夫子叫起来急忙穿裤子，边穿边说等着咱收拾你。他的婆娘拥紧被子说小牛河，你这孩子杀了栗子她爹咱们娘俩没去官府告你，你还想咋样？

朱夫子听了婆娘这番话腿就抽筋了，躺下直哼哼。栗子红着脸走进来拉了一把牛河说咱娘能找个人家也不容易，你放过咱娘，咱跟你走。

牛河却摇摇头。

栗子又说娘俩个咋能做你一个人的婆娘，那多羞人。

牛河说你爹怎么把马寡妇母女都睡了，咱哪不行？

栗子说那好咱就不跟你走了，咱想不到你同咱爹是一样的狼。说完忽灵的眼睛眨巴了几眨巴，眼圈先红了，缓缓地一对一对的泪水往下砸，粘上屋地上的尘土就滚成了一个个的小球。

牛河开始叹气，叹气的牛河忽然站起来扯过朱夫子的婆娘就贴了几拳，揍得婆娘直嚎叫。朱夫子躺在炕上闭着眼睛抱着腿哼哼得比婆娘的声音还大。牛河摸出三两银子往婆娘身上一丢，婆娘以为又要打吓得“妈呀”一声滚到炕里。

牛河噔地跪下了说文母娘咱带着栗子走啦。

栗子很乖巧也跟着跪下叩了几个头，却没说话拉着牛河就走了。

走时听到婆娘说他打咱你咋不管？

朱夫子不叫了却说咱咋管你女婿吗？再说他给了银子！

栗子扯着牛河的手走出王家屯，栗子的兴奋就显露出来。栗子问牛河哥你咋不揍朱夫子几拳，他想占咱的身子呢。

牛河正为丢了一个婆娘懊恼着听了应道占了吗？

没占，咱妈缠朱夫子缠得紧，咱夜里都不脱衣裤，你看。

牛河的眼珠打了一下架，问干嘛把衣裤都缝在一起？

栗子脸蛋抹上腮红说咱给你留着呢，唉！你不知道咱不是爹亲生的闺女，咱不知道咱亲爹是谁，是爹对不起妈，妈就和一个参客有了咱。爹对咱不好你杀了他咱不恨你，你是个真汉子呢！

牛河抱起栗子向草丛里跑，牛河说咱心里打鼓，咱要看你是个丫头还是个饼头……草丛中传出一声痛快的嚎叫……从此明月镇上就少了牛河和栗子。

十七年后威镇江东的韩边外死了，韩边外在临江、抚松、桦甸所设的“大房子”的当家人传到王宝和纪宝傅这一代，这两人坐地收银势力通天。

临江第一任知县刘建封勘探长白山为十六峰命名，在他的主持下，把临江县的东、南、西三面掘个五尺深的壕沟为县之防护，就开始了办公施政。

同年深秋，长白山山川丛林挂满了毛茸茸的白霜，老辈子人说白草挂孝，今年准有血光之灾，不定在哪沟哪屯。就在一个百草挂孝的一个秋夜，整晚的风哭嚎得一紧一松像抽风。临江县的居民被一阵奔跑的马蹄声震醒，那马蹄声足足响了半个时辰才消失。

几天之后临江境中的山民才知道，是十七年前的那个认牛为父一箭得妻嫁母出走的牛河带着三十几条汉子回来了，在离临江县城外九十里的环水滩设立了“大房子”，同时在那个秋夜放生老马十六匹，环水滩就改名铁马滩。

有人曾见过牛河回老屋接他妈和陈五，那人说长得像头野猪似的牛河带着一个高佻身段生着一对忽灵眼的俊俏女子和一个同

样身材高挑美得邪乎的大闺女，大闺女有十七八岁，手里还牵个黑壮的小蛋子。

后来发生了几件事山民们才知道那个俊俏闺女叫牛草儿。

铁马滩中真正传出威名的是牛草儿。

十七年前的那个早晨，牛河在草丛中把栗子犁得大叫的时候就种下了牛草儿，而到后来牛河却一直认定这是个灾星，是秃李在报复他使他种下了牛草儿。随着时间的推移，牛河越来越认定牛草儿是秃李的转世，是来夺他家业的。

十五岁的栗子生下牛草儿根本没有奶，牛河就带着栗子和牛草儿进山搭了个窝棚。牛河不理睬忧愁悲伤时而流泪的栗子，他说饿死就不是咱的崽！

老天爷却很关照快要饿死的牛草儿，牛河在山洞里发现一窝狼崽，牛河搭陷阱捉了母狼杀死了狼崽，用母狼的奶养活了牛草儿。

牛草儿两岁时牛河把瘦成枯木的母狼放掉，母狼却不肯走，牛河一狠心一刀宰了母狼，就带着母女俩去了抚松县。凭着手中的老山参和毛皮牛河换了笔银子，便在临街的胡同里租了一座房子，想安定下来过上普通人家的日子。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个姓王的孤寡老太太，老太太一眼就看中了牛草儿认做了干孙女。牛河并不知道这位老太太是位有势力来头的人物。

有天夜里，牛河出门小解无意中一抬头，看到一个人从门外飞进了院子。牛河以为是贼刚想上去捉，那人张口一说话把牛河吓了一跳，原来是王老太太，她说年纪大了忘性就大，忘了带钥匙了。

牛河看看近丈高的院墙，再看看瘦成人干样儿的王老太太就呆愣着说不出话来。

王老太太又说看你也是条汉子，整日闲在炕头上也不是办法，唉！现今的年轻人都没出息，世道又乱想找个出身难啊！

牛河机灵劲回来了，忙说求老人家指条明路。

王老太太说咱的兄弟韩边外归顺朝廷现在做官，你去投奔他，弄个出身再回来接她们娘俩个，十年八年的咱还能活，咱这身破烂也就传给牛草儿了，这丫头投了咱的脾气。

牛河拿了王老太太的书信走了，后来在韩边外嘴里才知道王老太太是黑道名人王断掌的婆娘。九年后，牛河带着两名随从回到抚松住了半个月又走了。牛河走后栗子的肚皮鼓起来，生了牛壮。又过了六年，牛河带着三十几个兄弟立志回乡干一番事业，再次回到抚松时王老太太已经死了，牛河就带着娘仨建立了铁马滩。

牛河住进铁马滩的头一件事，就是给林海方圆五百里的所有村屯部落、黑道络子送礼问候，说明辞官归乡建座屯子以求生计，绝无其他野心。其实牛河在韩边外手下根本没做官，只是个随从中的小头目管着几十号人，干着养马驯犬之类的活计。韩边外失势，牛河就将韩边外百十四马千把两银子几十条枪一起卷了回来，那帮兄弟也跟来了。

牛河首先带着兄弟围着铁马滩转了两圈，为了出入方便选了东南、西北两个方向建了两座木桥，是实打实的那种建在河岸上的木桥，不是其他寨子的那种能拉起的吊桥，这就说明牛河只想做财主过安生点的日子。

两座木桥刚刚建成，离此四十里的黑风岭的胡子头儿刘吉带着全部人马杀来了。牛河也不含糊，也把三十几条枪架起，双方隔着几十丈一触即发。

牛河记得曾叫人着重拜过黑风岭，是否无意中得罪了人家也弄不清楚。牛河喊刘大当家，今个儿是路过还是咋的？

刘吉粗大的嗓门鼓着风顶了过来，牛爷，你他妈的在咱家门口这般大张旗鼓地拉杆子兄弟咋能容你，看你小子有礼在先，兄弟不想无理在后，按道上的规矩办，你输了归顺咱黑风岭大家做

兄弟，你赢了环水滩任你立寨，如何？

牛河心下就是一惊，原来刘吉要来吞并他。牛河盘算手下这伙兄弟不可能是能打惯拼的胡子的对手。

刘吉又说你他妈的真有力，这环水滩是安营立寨的绝好去处，兄弟想端窝移来咋样啊？

牛河的兄弟周二悄声说大哥，咱们这帮兄弟都打过仗，不怕这帮乌合之众，兄弟带几个人从左面抄到他后面，不成就硬干他一家伙。

苟三也说大哥，俺从右面上，大哥和他磨磨牙，按道上的规矩先试试，动硬的刘吉吃不了咱们，他有六十多人咱们四十五个也不白给。

牛河说不能让兄弟们有损伤，咱们认了咱们走。

苟三急了眼，咱说大哥，咱兄弟飘荡半辈子了，要钱没钱要势没势，好不容易跟随大哥才有了这么个安身的窝，就这么让了咱们兄弟到哪还能立住脚跟？太便宜刘吉了，大哥下决心吧。

牛河何尝想让呢，他是以退为进以鼓士气，见差不多了便说那就干，你和周兄弟去准备，咱先磨磨牙。

牛河喊刘吉，就按道上的规矩老三样儿吗？

刘吉哈哈大笑，当然是老三样，你小子也不可能有新玩意儿。刘吉把手一挥，向身后吩咐了两句，又说牛河，你照着来吧。

刘吉身边晃晃悠悠走出一个黄脸皮黄胡须的汉子，宽大的牛皮腰带上插着一对短枪。这家伙嘴里咬着一根草棍，草棍不时从左嘴角转到右嘴角。有人牵来一匹黑马，黄脸汉子慢腾腾上了马背，扭头瞧着刘吉一抱拳说当家的瞧好吧。然后又出来三个胡子，各自将手里的碗顶在头顶，面对着黄脸汉子站直了身子。

黄脸汉子向牛河一抱拳说黄豹请牛爷指点。接着双腿猛地一夹马腹，黑马一声长嘶扬蹄飞奔。黄豹在飞驰的马背上突然倒立